



中国集邮史话

李毅民 编著

人民邮电出版社



序

集邮是一项具有广泛社会基础的群众文化活动。在世界上，它的发展历史几乎和邮票发行历史一样悠久。在中国，它的出现已有上百年的历史，而且经历了比其他国家更为曲折的进程。

由于长期遭受外来侵略和战乱，中国集邮史也如同中国邮票史一样，历史背景复杂，缺乏系统资料，疑点悬案颇多，给集邮研究工作者带来许多困难。虽有不少集邮者不断探索，但从总体上看，与中国邮票史的研究相比，中国集邮史仍是较为薄弱的研究领域，至今还没有一部有关集邮史的通论著作。《中国集邮史话》汇集了较为全面系统的集邮史资料，对完成前人未竟的事业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这本书的特点在于重视和尊重历史资料，无论取自历史文献，还是老集邮家的回忆，都注意做到有根有据，不主观臆断，不回避集邮活动中的某些阴暗面。在对各种史料反复研究考证的基础上，作者还提出一些见解。对中国集邮发展各历史时期的评价，对早期在华外国集邮者的作为，对一些重要集邮团体和集邮家的地位等，分析得都比较细致。

历史虽然是客观事实，但需要经过人们的主观认识才能反映。一种观点、一部著作，从无到有，从不成熟到成熟，需要有一个发展的过程。相信《中国集邮史话》出版后，在集邮界的关心和支持下，一定能够得到逐步完善和提高。

本书作者李毅民同志刚过不惑之年。他为了完成这部书的写作，历时数年，四易其稿，付出了十分艰辛的劳动。在撰稿中，他多次请教我国老一辈集邮家，得到张包子俊、钟韵玉等同志的具体帮助和指导。我有幸从本书初稿起阅读多次，深感作者对历史负责的严谨态度和多方探索、力求史料翔实准确的精神是十分可贵的。

李毅民同志的父亲李振华同志是一位老集邮家，他的最大爱好

是集邮和藏书。李毅民幼秉家教，近年笔耕不辍，成为集邮界的后起之秀。这是十分令人欣慰的事。由此我也联想到，我国的集邮文化要不断向前发展，必须要有大批的接班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我深信此书的出版当为弘扬集邮文化作出积极贡献，谨为之序。

李容于西安

目 录

第一章 清代在华外籍人士的集邮活动	(1)
第一节 从鸦片战争到“大龙”邮票.....	(1)
第二节 为所欲为.....	(6)
第三节 形形色色的集邮者.....	(9)
第四节 毁誉纷纭.....	(14)
第二章 民国初期的集邮活动	(20)
第一节 外侨邮会和邮商.....	(20)
第二节 最早的中国集邮者.....	(25)
第三节 少年邮迷.....	(32)
第三章 20—30年代的集邮活动	(37)
第一节 沪杭邮会.....	(37)
第二节 “邮王”周今觉.....	(48)
第三节 上海、苏州的集邮图书和邮商.....	(55)
第四节 北平邮市.....	(63)
第五节 天津邮坛.....	(68)
第六节 走向全国各地.....	(71)
第七节 三足鼎立.....	(83)
第四章 抗战期间的集邮活动	(90)
第一节 沦陷区内.....	(90)
第二节 “孤岛”集邮热.....	(100)
第三节 在大后方.....	(107)
第五章 40年代后期的集邮活动	(117)
第一节 集邮著作与邮展.....	(117)
第二节 寒风笼罩的一阵热潮.....	(127)

第三节	旧中国集邮纵谈·····	(136)
第六章	解放区邮票的早期收集·····	(144)
第一节	解放区的收藏者·····	(144)
第二节	敌占区的收集热·····	(151)
第七章	中国集邮的新时代·····	(156)
第一节	崭新的风貌·····	(156)
第二节	邮人、邮商、邮展·····	(161)
第三节	集邮公司和书刊·····	(172)
第四节	普及的东风·····	(181)
第五节	一叶知秋·····	(190)
第八章	史无前例的浩劫·····	(195)
第一节	雪压冬云·····	(195)
第二节	冰下潜流·····	(200)
第三节	历史的沉思·····	(204)
第九章	集邮史的新篇章·····	(207)
第一节	空前的集邮热·····	(207)
第二节	全国邮联与邮展·····	(215)
第三节	百花齐放·····	(221)
第四节	百家争鸣·····	(232)
第五节	学术研究的硕果·····	(244)
第六节	跻身世界·····	(253)
第七节	邮市风波与新闻热潮·····	(259)
第十章	华邮牵动同胞心·····	(270)
第一节	海峡彼岸·····	(270)
第二节	来鸿去雁·····	(275)
第三节	携手共攀登·····	(286)
第四节	港澳邮坛·····	(292)
第十一章	方寸百年话沧桑·····	(301)
第一节	中华邮魂·····	(301)

第二节 新的起点.....	(303)
附录 中国集邮大事记.....	(310)
后记.....	(331)

第一章 清代在华外籍人士的集邮活动

第一节 从鸦片战争到“大龙”邮票

1840 年是个不平凡的年头。

这年 5 月 6 日,世界第一枚邮票——“黑便士”在英国诞生。这在世界邮政史上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1842 年 10 月 29 日,英国《泰晤士报》上曾报道过一位少妇想用全部用过的邮票裱糊化妆室的新闻。当时邮票问世不久,这位女郎用邮票糊墙的时髦爱好还不能称为真正的集邮。在邮票发明使用 10 年之后的 1850 年,英国的全部邮件中贴邮票寄出的只占 50%,其余的仍在邮局窗口交付现金寄出。尽管如此,从那时起集邮就开始在欧洲大陆流行起来了。

1852 年,比利时地理学家温地美伦在该国首都布鲁塞尔用镜框陈列出 88 种邮票,这是世界上最早的邮票展览。1856 年,英国人吉本斯开办了首家邮票商店。1863 年著名的英国《吉本斯邮票目录》和美国《斯科特邮票目录》首次出版。

1865 年,法国成立了世界上最早的集邮团体。1869 年,“英国皇家集邮会”成立。

此时正值帝国主义列强侵略扩张、瓜分世界的时代。1840 年 6 月,鸦片战争爆发,中国战败。1842 年 8 月,清朝政府被迫签订中英《南京条约》,割地赔款,开放口岸。英帝国的炮舰轰开了清王朝闭关自守的国门,中国从此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由此翻开了中国近代史的第一页。

与此同时,征服世界的邮票,伴随着帝国主义的军事和经济侵略

一齐向中国袭来。

1868年(同治七年),清朝人士张德彝曾赴欧洲,见闻有感,在其一则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闻英国于二、三年前,有种陋俗,凡收得信票者,张贴壁上。以多为贵,相习成风。女子有因无许多信票而不得嫁者。据艾教习云,有贫姬吴姓者,应得欠款一百二十两,非有百万旧信票不能得,以故众人集得万余张送去。”(《集邮研究》1984年第3期)“信票”即中国人当时对邮票的称呼。在这段难得的文字中,看到欧洲人爱邮票竟爱到如此地步:无它出不了嫁,收不回款。张德彝认为这是荒唐可笑的,讥之为“陋俗”。

张德彝(1847—1918年),本名德明,字在初,是中国第一所外国语学校——京师同文馆的毕业生,1868年赴欧留学。1870年,中国发生了天津教案,他作为译员,随五口通商大臣崇原前往法国赔礼道歉,还亲身经历了巴黎公社起义。1876年,张德彝任中国第一位出使英国的大臣郭嵩焘的翻译,成为常驻西方外交官。“大龙”邮票发行前一年,受国内委托,郭、张二人还专程参观考察过英国伦敦的邮票印刷和发行情况。这番经历张德彝亦一一记入自己的日记。后来他将这些日记整理成《欧美游记》,其中的“再述奇”篇,就载有前边引述的那则日记,这是中国人最早记述集邮活动的资料。

然而少见难免多怪,这样一位喝过洋墨水,比较熟悉西方事物的学者,对欧洲人收集邮票尚且如此不可理解、无法接受,一般人更可想而知了。

1878年在法国巴黎举行了世界上第一次国际集邮会议。可惜直到这时,中国才开始发行邮票。

1878年7月,中国第一套邮票——“大龙”邮票诞生(图1)。但是,这个貌似神圣的“大龙”,也是不平等条约的产物。

从1840年鸦片战争订立《南京条约》起,清政府海关就由外国人管理。1858年签订的中英《天津条约》中,更写明“大英钦差大臣并随员等,皆可任意往来收发文件行李囊箱,不得有人擅自开拆,由沿海无论何处均可送文。专差同大清驿站差使一律保安照料。”此后中俄、

中法条约中也有类似条款。从此,清政府承担了保护外国公使随员所派邮差在中国自由往来的责任。当中国爆发捻军及太平天国起义时,清政府怕发生途中遗失毁损外国邮件的纠纷,1866年12月起,干脆把邮政大权完全拱手交给外国人去办。

1878年发行“大龙”邮票时,邮政由海关兼办,为英国人把持。直到1896年3月20日,光绪皇帝才批准李鸿章的奏折,正式开办大清邮政,设立邮局(图2)。然而,清王朝34年的邮政大权始终掌握在外国人手中。



图1 “大龙”邮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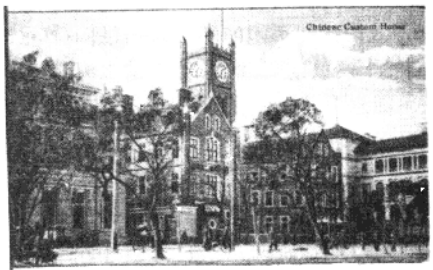


图2 1890年的上海“江海关”钟楼和大清邮政官局办公楼

清政府邮政大权被外国控制之严重,从当年各种邮戳上的文字明显表现出来。据著名清代邮戳研究家孙君毅统计,清朝海关邮政时期所用的主要邮戳和戳记中,全部用英文的占80%多,全部用中文的不到15%,其余的为中英文并用。丧权辱国,由此可见一斑。

中国第一套邮票为什么要以“龙”为图案?

龙是中国人创造出来的图腾。统治者以龙作为帝王权威的象征,自诩“真龙天子”。炎黄子孙也以“龙的传人”自居。清政府曾将龙旗作为国旗。

有感于此,“大龙”邮票的设计者中西结合,不照搬别国模式;与

世界上许多国家早期邮票都以君主头像为图案相比,同是宣扬皇权,中国选用的龙图案与众不同,别具一格。它显示出浓厚的民族特色,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当年一般的中国人还把邮票叫做“龙头”。

“大龙”邮票发行的时候,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近代邮政刚处于试办阶段,以致造成许多混乱,连个“大龙”的生日也成了悬案。它的确切发行日期,100多年扑朔迷离,众说纷纭,给中国几代集邮者们造成了莫大的遗憾。

操纵着中国邮政大权的外国官员,为了讨得清朝统治者的欢心,耍了许多花招。1894年正值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军爱国将士抗敌节节失利的时候,腐败的清政府却在北京隆重庆贺慈禧太后60寿辰。海关总税务司赫德也献计,于11月发行了一套纪念慈禧太后60寿辰邮票,俗称“万寿票”。

这套由外国人设计和承印的邮票,在印制中故意搞出一些变体邮票,以便他们混水摸鱼,牟取私利。当时的上海海关造册处长、德国人莫仑道夫甚至随意用其他纸张印制“万寿邮票”,人为制造出所谓“莫仑道夫版”。

1896年8月(清光绪二十二年二月),李鸿章向皇帝上奏的“总理衙门遵义兴办邮政折”中说:“光绪十九年,葛显礼(英国人)呈送万国邮政条例,联约者六十余国。大端以先购‘图记纸’粘贴信面送局,以抵信资。其实,每封口信,重五钱,取银四分,远近酌加,其取资既微,又有定期而无遗拆。百货腾跃,万里起居,随时经达。……为利商利民即以利国之要政也。”又在“邮政开办章程”的“征收信资”款中说:“邮政局须制造信票以便粘贴信面作为寄送外国暨通商各口之信资。”“信票系在各处邮政局并邮政局托售之铺店等处均可购买。”(《江苏集邮》1985年1期)这里,把邮票称为“图记纸”和“信票”,反映出当时中国从皇帝到重臣们对邮票的认识才刚启蒙。

清朝发行的邮票当时在中国境内境外都不能畅通地使用。贴“大龙”邮票的邮件寄往内地,须由海关邮局转交民信局。由于中国不是国际邮联成员,寄往国外的邮件,须由海关邮局转交外国在华邮局

(客邮)办理。贴“大龙”邮票的实寄邮件竟受到如此冷遇,实在可悲。

“大清邮政”成立后,直到1900年左右,全国各城镇才陆续成立二等邮局,仅几个大城市设立了一等邮局。邮局设立之前,民间(包括一些商号)捎寄信件多委托民信局寄送。直到30年代初,虽已设有邮局,老百姓仍旧习惯委托民信局送信。这种信件上不贴邮票,只盖民信局字号的木戳,在信封上写明“酒力已付讫”字样即可。所以,清末民初,绝大多数中国人,连寄信都没有接触过邮票,更不可能想到集邮。另外,当年这种不贴邮票的民信局实寄封,亦未引起早期集邮者的注意,收集的人很少,故存世不多。

直到40年代,在天津等地的邮票社,封贱票贵的现象仍普遍存在。尤其是不贴邮票的民信局封、驿站信封,价格很低,有时成捆出售,常常无人问津。集邮家吴国华当年独具慧眼,将注意力投向实寄封的收集,大量购进。他收藏的驿站封和民信局封、文报局封不下百件,成就显著。

1888年5月(清光绪十四年),台湾邮政总局发行台湾“邮政商票”邮票,供民商通信贴用。但这种邮票还有个特殊用途,即购了票可以不寄信,照章交付另加的费用后,可作为台湾铁路火车票使用。当时台湾台北至士林的铁路正式竣工通车,因中法战争刚结束,火车票一时印不出来。为应付急需,铁路部门与邮政署协商,决定用该邮票代替火车票使用。这无论如何还是为后人创造了一种趣味邮品。

1909年(清宣统元年),江南苏浙等省在上海张园举办了一次大型出口商品博览会——“南洋劝业会”。举办如此规模的展览会,为清末首举。为此,清朝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端方曾代奏清朝税务司,请求发行1套纪念邮票。但清朝邮票发行部门经请示后,以“特别邮票应用为国家大典纪念”,而“南洋劝业会究系一隅开会之事,未足称国家大典”为理由,批复此事“应无庸议”,加以拒绝。(《集邮研究》1989年2期)。

清朝邮政共发行邮票26套、172枚(不包括客邮、商埠和地方邮票),其中15枚是海关试办邮政发行的邮票。在这些清代邮票中可算

作纪念邮票的只有两套：一套是为慈禧皇太后祝寿，一套是为纪念宣统皇帝登基。

第二节 为所欲为

邮政权是国家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旧中国，中国的邮政权却被外国人长期侵占，任意践踏。中国国土上先后出现了“客邮”、“商埠邮票”等，在中国邮政史上留下丧权辱国的烙印。

1834年，英国首先在广州开办了一所英国邮局，专为在广州贩卖鸦片的英国走私商人和侵略军服务。1842年英国又在香港开办邮局，以后扩展到我国各通商口岸。法、美、俄、日、德、意、比等国也先后在中国沿海和内地城市设置邮局。这种侵犯中国主权的邮政机构，还美其名曰“客邮”。

中国加入万国邮联之前，凡是由中国寄往国外的信函，寄信者必须先 will 将信件贴足邮资交中国邮局。中国邮局收到该信后，照贴与华邮同等数值的客邮邮票，就近送往有客邮的商埠，交客邮邮局，转寄各国。这些在华客邮，有的国家发行了一些印有中国国名或地名的邮票，大多数则直接使用本国邮票加盖“中国”等字样。在中国的土地上邮件同时使用着8个国家发行的邮票，俨然国中之国。

此外，各国驻华领事馆、租界工部局、外国人团体，甚至私人还擅自在中国11个商埠城市设立“书信馆”，并发行邮票。1863年，上海工部局成立书信馆，1865年开始发行大龙图案邮票。随后设在汉口、烟台、重庆、南京等10余处书信馆都自行发行邮票。这些邮票被称为“商埠邮票”，只限在11个城市书信馆收寄的信件上贴用或是在商埠之间传递信函时使用。

这种商埠邮局没有相应的上级业务部门，有的纯粹是挂邮局招牌行滥印邮票投机牟利的勾当。更荒唐可笑的是，像重庆、芜湖等地的书信馆，竟完全由个人随意开设。例如，上海英文《字林西报》曾刊登一则通告：“我，葛雷森，从本月1日起委派我自己为芜湖本地邮局

局长。此告,1894年7月4日于芜湖。”真是明目张胆,利欲薰心。

在19世纪60—90年代的一段时期内,中国境内有客邮和书信馆两种外国的邮政机构,加上中国海关邮政和地方民信局,一个国家竟有4种邮政机构同时并存,可见国家之混乱、清政府之腐败程度。

当上海、武汉等地书信馆发行邮票时,在华外国人集邮之风已很盛行。大量的邮票为外国人购去收藏,国外的邮商也托在华外侨代为争购。这种情景也成了其他商埠纷纷自办邮政的重要原因之一。厦门商埠邮票发行后,由于集邮者抢购,半分面值邮票不久全部售完,只得在加印的同时,将高值票加盖暂作半分票应急。芜湖、九江、镇江等书信馆发行的邮票则完全以敛钱为目的,大量提供给外国投机家。有的转手以数倍的价格售给国外邮商,有的把低面值邮票全部买下囤积,等到集邮者配套时,索价几十倍,转瞬暴利。1897年当各地书信馆奉令停办时,九江、重庆、芜湖三埠还将所剩余的邮票全部按面值折价售给邮商。

在一些商埠邮票的印制过程中,还发生大肆作弊的事件,声名狼藉。1894—1897年,德国人费拉尔先后为镇江工部局书信馆承办设计印制6套邮票。他采取内外勾结的手段,人为制造出无奇不有的异体票,然后以“珍邮”出售。这种肆无忌惮的营私舞弊,令人震惊。美国邮商李文斯顿在1949年1月出版的《美国集邮总会杂志》第25卷第3期上撰文指出:“镇江票的合约交给一家称为叶子云的印刷铺,也就是费拉尔一向为海关交办印件的那一家铺子。而这店铺老板只是听命于费拉尔而已,要怎么印就怎么印,似乎这印刷铺是他自己开的。”凡此种作法,在国际集邮界引起极大非议。

1897年,由邮商和集邮家组成的“英国防止投机邮票会”曾发表文章对此大加指责,认为中国商埠邮票的发行目的纯属投机性质。由于该会意见很受集邮界重视,使商埠邮票在国际邮票市场身价一落千丈,无人问津。对指望囤积发财的商埠票经营者是极沉重的打击,降价至一折仍难以出手,真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一位在华的早期集邮家司开甲(英国人),在公共机关任职几十年,把半生积蓄倾覆

于商埠票中。遭此惊涛骇浪几乎陷入绝境,导致他一生的集邮事业无大成就。名落孙山的商埠邮票从此不被集邮家重视,难登大雅之堂。

美国著名的《斯科特世界邮票目录》1928年版,中国商埠邮票全部罗列在内,到30年代出版的目录中,仅列上海一埠邮票,其余全部删去。

列强的种种侵略中国主权罪行,极大地刺痛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对于外国人在中国的邮政领域各自为政、为所欲为的行径,中国集邮界一向深恶痛绝。中国集邮界一直把客邮邮票和商埠邮票视为外国邮品,不入国邮专集。长期以来,中国邮票目录也一概不正式收录。

客邮和商埠邮票在中国的出现,是不可回避的历史事实。它们都是历史的产物、国耻的见证。收集和它们,不仅是满足集邮的需要,还能发人深省,让国人毋忘昨天。

值得庆幸的是,中国一些有远见卓识的集邮家,从未放弃对商埠邮票的研讨,并取得了丰硕成果。陈复祥是中国第一位研究商埠邮票史的专家。他的著作《中国商埠邮票史》在《新光》邮刊上连载数年,资料详尽,蔚为大观。

对于中国商埠邮票是否是正式邮票,有无收藏研究价值等问题,陈复祥有独到的见解:

“盖吾人搜藏邮票之主旨,完全以邮票之有无历史价值为依归,行用之正为取舍。故商埠票之创办,尚在吾国未办正式邮政之前,此在中国邮史上,实占极重之位置。即就邮票本身而言之,当发售时,均经正当手续即为明证。他如欠资之行用,暂作之加盖,水印之印制,明信片封片之设置,无莫非循邮章而订之。其后虽有若干邮票,因停用而拍卖,但实不足为病。又缘国人谬于世界各大邮票公司年鉴之不录,并不热心搜集之。实觉有过信外国书本之成见矣。或谓商埠票在当时颇有藉为敛钱投机而作者。然则世界各国藉其国人之集邮而增加国家收入者,大至美国,亦所难免。”

陈复祥不仅周密考证记述了全部商埠邮票的发行经过和版模等

特征,而且深刻剖析揭示了商埠邮票产生的背景及其在集邮研究中的历史价值。这部堪称经典之作的问世,意义深远,成为宝贵的集邮文献。

史济宏是另一位商埠邮票专家。他集 30 多年研究的专著《中国商埠邮票及邮政史》,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他认为“商埠邮票”应称之为“中国不平等条约商埠邮票”,才能说明它们的政治历史实质。

帝国主义者长期宣扬:他们对殖民地的统治,给殖民地人民带来文明。还有人曾经断言,生活在殖民化社会的人会产生一种殖民地性格:奴颜和自卑。综观西方列强在中国的所做所为,完全是强盗的文明,是对中华文明的蹂躏。中国人民绝不会感激他们的侵略和剥削,中国集邮者将永远铭记历史告诉我们的教训:民族独立是发展民族文化的基本条件。

第三节 形形色色的集邮者

随着帝国主义列强经济文化的侵入,集邮——这种时髦的嗜好,也逐渐从西方舶来,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曲折地蔓延。

清光绪五年(1879 年)六月十三日,上海的《申报》刊登一则收购邮票的广告。全文是:“收买信封老人头:工部局书信馆人头每百个价二角;海关人头每百个价二角;东洋人头每百个价三角。如送至今泰兴洋行内哈立斯收取即可付价。他国之信封人头亦可收买。”

清光绪十一年(1885 年)五月三日,《申报》上又登出一则类似广告:“收买信面旧人头:启者现欲收买中国信封上所用过之旧人头,每百张愿出洋五角。如有出售者,请至海关营造处与沙孟先生面议可也。此布。”

这是最早见于中国报刊有关集邮的资料。“人头”即指邮票。当时中国人还都不知道“邮票”这个名词。因为中国清朝早期邮票多以龙为图案,而各国邮票则大都以君王或名人胸像为图,所以人们泛称华邮为“龙头”,外邮则取名“人头”。当年中国人看到这些广告感到很

奇怪，谣传收购旧邮票是外国人能以特别的药水洗去邮戳，重当新票用，所以才出这么高的价钱收废票。（当时，1角钱可兑换制钱96文，而猪肉每斤12文，面粉每斤5文）可叹东方的巨龙在沉睡，不知多少有价值的珍贵邮品被外人捆载而去。

1880年6月，由上海基督教会清心堂出版的《花图新报》第3卷刊登了一篇600多字的短文《各国信馆之印图》。文中在介绍了发行和使用邮票的方法和优越性之后，进一步讲述：

“考信印之设肇自英国，于一千八百四十年，始用蓝色黑色之信封，经六月后觉不便，乃易以黑色之信印，现有博古之人，欲觅其蓝色黑色之信封，已无有矣。至一千八百四十二年，始五色定价目，如洋二分则用红色；四分则用蓝色；六分则用淡红；八分则用桃红；一角二分则用雪青；一角八分则用黄色；二角则用褐色；二角四分则用绿色。此制至今不改。法国则起于一千八百四十八年，后各国亦接踵而起，俄国亦于是年举行。现用此法者，有一百三十国，各国花样不同，有炮台者，又有鹰、鹅、马、锁匙、客寓等，不可枚举，约共一千四五百种。西国人喜将各种信印聚而贴于无字之簿上，以教其子女，俾其童而习之，不至误用，其无字之簿，装潢好看，并有讲解，使小孩乐于观看，亦启迪蒙童之道也。”

该文还附有中外22个国家1880年使用邮票的图案，并一一注明国名。文中称邮票为“印图”、“国印”、“信印”也很新鲜；称集邮爱好者为“博古之人”，集邮册为“无字之簿”，更为雅致。文中虽然认为让儿童观看邮票册是为了教其“不至误用”，说明对集邮的特有魅力尚未完全理解，但仍当属国内最早向群众宣传提倡集邮的文章。外国在中国的教会组织也从事集邮知识宣传是不奇怪的，因为当年在中国的许多传教士都喜爱集邮。

中国的集邮活动始于何时，一直是个令人关注、尚难定论的问题。究其原因，主要困难在于，一方面有关早期集邮活动的文字记载史料极少，云遮雾障；另一方面清末年间中国人参与集邮者寥若晨星。如今，对大量在华外国集邮者的活动究竟该如何看待？显然，首

先必须明确研究的对象范围,才能据此研究起始时间。

中国集邮史研究可以有两个范畴:一是凡在中国土地上出现的集邮活动全部包括在内;一是仅以中国人从事的集邮活动为限,将外国人的在华集邮活动排除在外。实际上应该以前者为准。因为中国当年是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大量外国人在华不是作短暂的停留,他们中的集邮者许多人在中国长期工作和侨居,而且中国早期的邮票发行大权和集邮市场又全部掌握在外国人手中。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一部中国集邮史如同中国邮票史一样,缺少了早期在华外国人的活动情况,便难以说得清其复杂背景的来龙去脉。耻辱、创伤也是历史,我们应该全面客观地正视。因此,这里研究的是中国集邮史,而不仅是中国人集邮史。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集邮活动是 19 世纪后期从上海、天津、香港等几个通商口岸开始的。当时集邮者基本全是外国人,其中有英国、法国、意大利和德国的商人、企业家、银行家、传教士、教师、工程师等,有一些驻华外交人员,还把持着海关、邮政、铁路大权的外籍官员,以及在华租界区的各国官员、驻军和侨民。他们完全秉承了当时欧美流行的集邮理论思想、收集内容和研究方法,对中国早期集邮活动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们收集大量外国珍邮品,也寄出或带走大量中国早期珍邮。

例如,有一种产生于清末的被集邮界称为“莫斯”封的著名集邮品。莫斯(德国人)曾在清朝中国海关邮政部门任职。在 1898—1906 年期间,莫斯曾先后到过广州、梧州、吴淞、厦门、上海、天津、胶州等地。所到之处,他均通过当地邮局向德国大量寄发专为集邮之用的信件。据估计现存世仍达 1000 余枚。因为这批实寄封上写的收信人均均为莫斯,集邮界故称其为“莫斯”封。

这批实寄封最大的特点是除部分贴用清蟠龙邮票外,多数封贴用的是已停售、停用的早期邮票,有时还贴用十分罕见的变体票。不仅在同一信封上,将同值不同版的邮票共贴,而且每枚封所贴邮资额,大都超过邮政函件资费规定,甚至超过若干倍。这些实寄封虽然